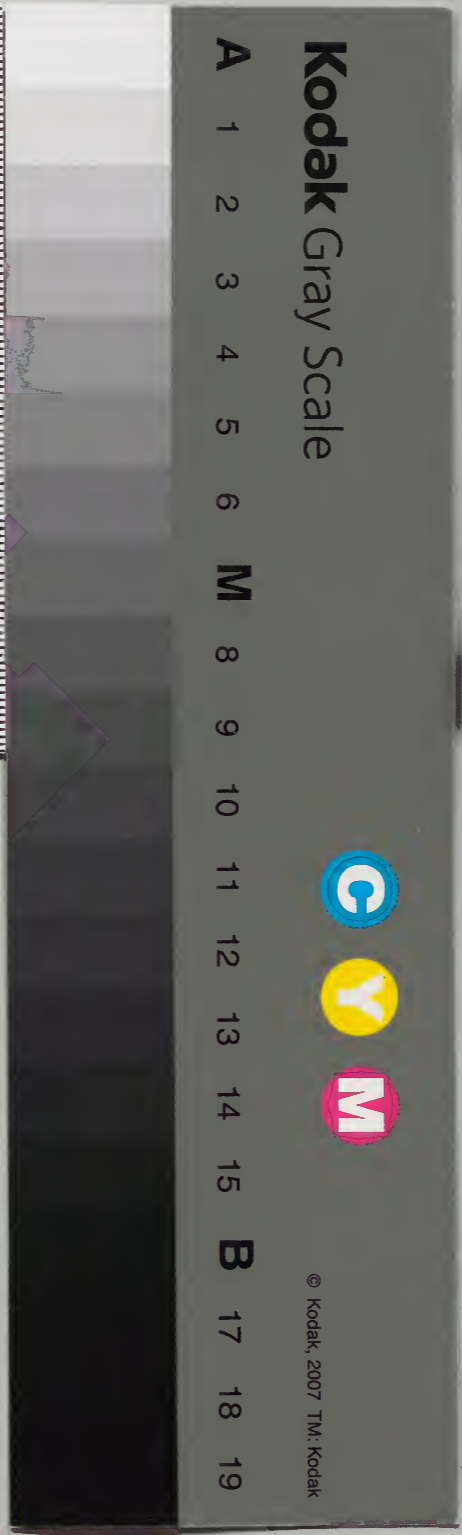


農商省
圖書
第 冊
共 冊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1010
函號
30
架冊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1010
函號
30
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0
冊數	30 (4)
函號	280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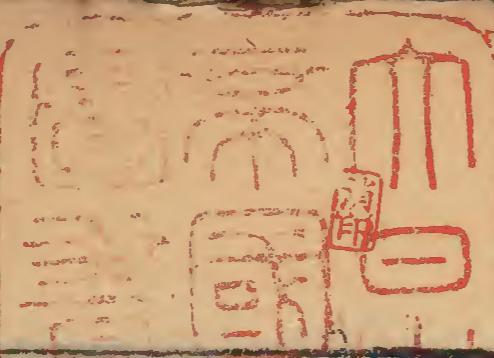
魏書卷十二

明治十二年購求

魏書卷十二

孝靜紀第十二

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三年
 拜通直散騎侍郎八月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帝既入
 關齊獻武王奉迎不克乃與百寮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特年
 十一月十月丙寅即位于城東北赦天下改永熙三年為天平
 元年庚午以太師趙郡王誥為大司馬以司空咸陽王坦為太尉
 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為司空壬
 申有事于太廟詔曰安安能遷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
 規是以殷遷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恒事由於變通理
 出於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
 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惟新及正光之季國步孔棘喪亂不已



寇賊交侵俾我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古式深驗時事考龜襲吉
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寶曆主者明爲條格及時發邁丙子
車駕北遷于鄴詔齊獻武王留後部分改司州爲洛州以衛大將
軍尚書令元弼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洛陽詔從
遷之戶百官給復三年安居人五年十有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
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據瑕丘反庚寅車駕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
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
居新遷之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郡黎陽東
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爲古魏郡二月丁卯燕郡王賀拔允薨庚
午詔內外解嚴百司悉從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矛鈔從事丙子
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爲大使巡諭天下丁丑救畿內閏月蕭衍
以元慶和爲鎮北將軍魏主入據平瀨鄉宇文黑獺旣害出帝乃

以南陽王寶炬僭尊號初置四中郎將於礪石橋置東中蒲泉置
西中濟北置南中洛水置北中

二年春正月寶炬渭州刺史乃朱渾道元擁部來降齊獻武王迎
納之賑其廩食己巳詔以齊獻武王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餘悉如故王固讓不受乙亥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
元晏討元慶和破走之二月壬午以太尉咸陽王坦爲太傅以司
州牧西河王棕爲太尉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樊子鵠以
降兗州平戊戌蕭衍司州刺史陳慶之寇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
三月辛酉以司徒高盛爲太尉以司空高昂爲司徒濟陰王暉業
爲司空齊獻武王討平山胡劉蠡升斬之其子南海王復僭帝號
獻武王進擊破擒之及其弟西海王皇后夫人已下四百人并遁
逃之人二萬餘戶辛未以早故詔京邑及諸州郡縣收瘞骸骨是

春高麗契丹並遣使朝貢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梁反攻掠青齊
癸未濟州刺史蔡儁討平之壬辰降京師見囚五月大旱勒城門
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六月元
慶和寇南豫州刺史堯雄大破之秋七月甲戌封汝南王悅孫綽
爲琅邪王八月辛卯司空濟陰王暉業坐事免甲午發衆七萬六
千人營新宮九月齊獻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請選朝士清
正者州別遣一人問疾苦丁巳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爲司
空冬十有一月丁未蕭衍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擊破之癸
丑祀圓丘甲寅闔關門災龍見并州人家并中丙寅詔齊文襄王
起家爲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太原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戶十有一月壬午車駕狩于鄴東甲午文武百官
量事各給祿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饗羣臣於前殿戊申詔百官舉士舉不稱才
者兩免之齊獻武王襲寶炬西夏州克之詔加齊獻武王九錫之
禮侍中元子思敦論固讓乃止二月丁未蕭衍光州刺史郝樹以
州內附丁酉詔加齊文襄王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以鮮
卑高車酋庶皆隸之三月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鷲爲大
司馬丁卯陽夏太守盧公纂據郡南叛大都督元整破之夏四月
丁酉昌樂王誕薨五月癸卯賜鰥寡孤獨貧窮者衣物各有差丙
辰以錄尚書事西河王恂爲司州牧戊辰火尉高盛薨六月辛巳
趙郡王謚薨秋七月庚子大赦天下蕭衍夏州刺史田獨鞞潁川
防城都督劉鸞慶並以州內附八月并肆涿建四州隕霜大飢九
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節度諸軍南
討丙辰陽平人路季禮聚衆反辛酉御史中尉竇泰討平之冬十

有一月戊申詔尚書可遣使巡檢河北流移飢人邢陘滏口所經之處若有死屍卽爲藏掩勿使靈臺枯骨有感於通夢廣漢露骸時聞於夜哭侯景攻克蕭衍楚州獲刺史桓和十有二月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辛未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巳下各有差壬申大司馬清河王亶薨丁丑齊獻武王自晉陽西討次於蒲津司徒公大都督高敖曹趨上洛車騎大將軍竇泰入自潼關癸未以太傅咸陽王坦爲太師乙酉勿吉國遣使朝貢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儉戲竇泰失利自殺丁巳高敖曹攻上洛克之擒寶炬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梁企以汝陽王暹爲錄尚書事夏四月辛未遷七帝神主人新廟大赦天下內外百官普進一階先是滎陽人張儉等聚衆反於大醜山通寶炬壬辰武衛將

軍高元盛討破之六月巳巳幸華林園理訟辛未詔尚書掩骼埋骸推錄囚徒壬午閭闔門災先是蕭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請通好秋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楷兼吏部郎中盧元明兼通直散騎常侍李鄴使于蕭衍八月寶炬宇文黑獺寇陝州城陷刺史李徽伯爲黑獺所殺九月侍中元子思與其弟子華謀西入並賜死閏月乙丑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蔣天樂謀反伏誅禁京酤酒冬十月以咸陽王坦爲錄尚書事壬辰齊獻武王西討至沙苑不克而還巳酉寶炬行臺宮景壽都督楊白駒寇洛州大都督韓延大破之寶炬又遣其子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如願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退還季海如願據金墉賴州長史賀若微執刺史田迅西叛引寶炬都督梁回城寶炬又遣其都督趙繼宗右丞韋孝寬等攻陷豫州十有一日丙子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万俟普爲太尉十有二月甲寅衍遣使朝貢河間人邢摩納范陽人盧仲禮等各聚衆反是歲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元象元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碭郡陂中南兗州獲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大都督賀拔仁攻寶炬南汾州己卯拔之擒其刺史韋子粲行臺任祥率豫州刺史堯雄等與大行臺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於北豫相會俱討潁州梁回等棄城遁走潁州平二月豫州刺史堯雄攻揚州拔之擒寶炬義州刺史韓顯揚州長史丘岳送京師丙辰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使于蕭衍三月齊獻武王固請解大丞相詔從之夏四月庚寅曲赦畿內壬辰齊獻武王還晉陽請開酒禁六月壬辰帝幸華林都堂聽訟是夏山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秋七月己亥高麗國遣使朝貢行臺侯景司徒公高敖曹圍寶炬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寶炬宇文黑獺並

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率諸將前驅齊獻武王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于河陰大破之斬其大都督儀同三司寇洛生等二十餘人俘獲數萬司徒公高敖曹大都督李猛宋顯並戰沒寶炬留其將長孫子彥守金墉壬辰齊獻武王清河子彥棄城走九月大都督賀拔仁擊邢摩納盧仲禮等破平之冬十月蕭衍遣使朝貢十有一月庚寅遣陸操使于蕭衍齊獻武王來朝十有二月甲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尚書令孫騰爲司徒三月甲寅朔封常山郡王劭第二子曜爲陳郡王夏五月齊文襄王來朝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天下是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山東黜陟大使尋爲東北道大行臺差選勇士庚寅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爲河南大使簡發勇士丁酉蕭衍遣

使朝貢戊申開府儀同三司汝陽王暹薨秋七月丁丑詔以齊獻武王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固辭相國八月壬辰兼散騎常侍王元景兼通直散騎常侍魏收使于蕭衍九月甲子發畿內民夫十萬人城鄴城四十日罷辛未曲赦畿內死罪以下各有差冬十有一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天下改元八十以上賜綾帽及杖七十以上賜帛及有疾癯者賜粟帛築城之夫給復一年

二年春正月壬申以太保尉景爲太傅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爲太保丁丑徙御新宮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階營構主將別優一階三月巳卯蕭衍遣使朝貢夏五月巳酉西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元慶率戶內屬置之河北新附賑廩各有差壬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象使于蕭衍閏月巳丑封皇子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謙爲潁川王六月壬子大司馬華山王

勢薨冬十月丁未蕭衍遣使朝貢十有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崔長謙使於蕭衍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羅出吐拔那渾大率部來降三月巳酉梁州人公孫貴賓聚衆反自號天王陽夏鎮將討擒之夏四月戊申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居子去賓來降封爲高車王六月乙丑蕭衍遣使朝貢秋七月齊文襄王如晉陽巳卯宜陽王景植薨八月甲子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使于蕭衍冬十月癸卯齊文襄王自晉陽來朝先是詔文襄王與羣臣於麟趾閣議定新制甲寅班於天下巳巳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癸亥車駕狩于西山十有一月戊寅還宮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彭城王韶爲太尉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爲司空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四年春正月丙辰蕭衍遣使朝貢夏四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李

繪使于蕭衍乙酉以侍中廣陽王湛爲太尉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以太尉彭城王韶爲錄尚書事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庫狄于爲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馬封祖裔爲尚書右僕射五月辛巳齊獻武王來朝請令百官月一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放棄六月還晉陽丙申復前侍中樂浪王忠爵丁酉復陳留王景皓常山王紹宗高密王永業爵秋八月庚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爲兼尚書僕射河南行臺隨機討防冬十月甲寅蕭衍遣使朝貢齊獻武王圍寶炬玉壁十有一月壬午班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恂薨十有二月辛亥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使于蕭衍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

貢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天下改元己巳車駕蒐于邯鄲之西山癸酉還宮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牢西叛三月寶炬遣其子突與宇文黑獺率衆來援仲密庚子圍河橋南城丙午帝親納訟戊申齊獻武王討黑獺戰於邙山大破之擒寶炬兄子臨洮王森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太子詹事趙善督將參寮等四百餘人俘斬六萬餘甲仗牛馬不可勝數豫洛二州平齊獻武王追奔至恒農而還夏四月封彭城王韶弟襲爲武安王五月壬辰以克復虎牢降天下死罪以下囚乙未以吏部尚書侯景爲司空六月乙亥蕭衍遣使朝貢戊寅封前員外散騎侍郎元長春爲南郡王秋八月乙未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壬午遣兼散騎常侍李渾使于蕭

衍是月齊獻武王召夫五萬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
土陞四十日罷冬十有一月甲午車駕狩于西山乙巳還宮是歲
吐谷渾高麗蠕蠕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二月丁卯徐州人劉烏黑聚眾
反遣行臺慕容紹宗討平之三月蕭衍遣使朝貢以旱故宥死罪
以下囚丙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爲太保壬子以齊文襄王爲
大將軍領侍中其文武職事賞罰衆典詢稟之中書監元弼爲錄
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尚書令以今上爲右僕射夏四月室韋
國遣使朝貢五月甲午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使于蕭衍丁酉太尉
廣陽王湛薨秋八月癸酉尚書令司馬子如坐事免九月甲申以
開府儀同三司濟陰王暉業爲太尉太師咸陽王坦坐事免以王
還第冬十月丁巳太保孫騰大司馬高隆之各爲括戶大使凡獲

逃戶六十餘萬十有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甲申以司徒高隆之
爲尚書令以前大司馬婁昭爲司徒齊文襄王如晉陽庚子車駕
有事於圓丘辛丑蕭衍遣使朝貢壬寅齊文襄王從獻武王討山
胡破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勿吉國
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丙申遣兼散騎常侍李獎使于蕭衍丁未齊獻武王
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沒之口二月庚申吐谷渾國奉其從
妹以備後庭納爲容華嬪夏五月甲辰大赦天下秋七月庚子蕭
衍遣使朝貢冬十月遣中書舍人尉瑾使于蕭衍乙未齊獻武王
請邳山之俘釋其桎梏配以人間寡婦十有二月以司空侯景爲
司徒以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以太保孫騰爲錄尚書事是歲
高麗吐谷渾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夏五月壬寅蕭衍遣使朝貢六月庚子以司徒侯景爲河南
大行臺應機討防秋七月壬寅遣兼散騎常侍元廓使于蕭衍八
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齊獻武王自鄴帥衆西伐文襄王會于
晉州九月圍玉壁以挑之寶炬黑獺不敢應冬十有一月齊獻武
王有疾班師文襄王如晉陽是歲室韋勿吉地豆于高麗蠕蠕國
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丙午齊獻武王薨於晉陽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
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入據潁城誘執豫州刺史高
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賀拔勝可朱渾道元左衛將軍劉豐等帥衆討之景乃
遣使降於寶炬請師救援寶炬遣其將李景和王思政帥騎赴之
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乙丑蕭衍遣使朝貢二月侯景

復背寶炬歸於蕭衍衍署景河南大將軍承制夏四月壬申大將
軍齊文襄王來朝甲午遣兼散騎常侍李緯使于蕭衍五月丁酉
朔大赦天下戊戌以尚書右僕射襄城王旭爲太尉甲辰以太原
公今上爲尚書令領中書監餘如故詢以政事以青州刺史尉景
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爲太師以錄尚書事孫騰爲
太傅以分州刺史賀仁爲太保以司空韓軌爲司徒以領軍將軍
可朱渾道元爲司空以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徐州刺史慕容
紹宗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爲右僕射戊午大司馬尉景薨六
月司徒韓軌司空可朱渾道元等自潁州班師乙酉帝爲齊獻武
王舉哀於東堂服總纓詔尚書右僕射高陽王斌兼大鴻臚卿赴
晉陽監護喪事太尉襄城王旭兼尚書令奉詔宣慰秋七月戊辰
詔贈王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綬輜輶車

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之禮謚曰獻武王以齊文襄王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壬寅詔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八月齊文襄王入朝固辭丞相詔復授大將軍餘如故甲申葬齊獻武王於鄴城西北車駕祖於漳濱九月齊文襄王還晉陽辛酉蕭衍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帥衆寇徐州堰泗水於寒山灌彭城以應侯景冬十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高岳潘相樂討淵明十有一月大破之擒淵明及其二子瑀道將帥二百餘人俘斬五萬級凍之赴水死者不可勝數十有二月乙亥蕭淵明至闕帝御閭闔門讓而宥之岳等回師討侯景是歲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於渦陽大破侯景俘斬五萬餘

人其餘溺死於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走淮南己未齊文襄王來朝請以寒山獲士賜百官及督將等各有差二月己卯蕭衍遣使款闕乞和并修書弔齊文襄王文襄王還晉陽三月癸巳以太尉襄城王旭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太尉辛亥以冬春亢旱赦罪人各有差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闕等僞假人官事覺紕檢首者六萬餘人秋八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大行臺與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等討王思政於潁川引洧水灌其城九月乙酉蕭衍遣使朝貢冬十月戊申侯景濟江推蕭衍弟子臨賀王正德爲主以攻建業是歲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戊辰蕭衍弟子北徐州刺史中山侯蕭正表以鍾離內屬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三月丁卯侯景尅建業還以蕭衍

爲主衍弟子北兗州刺史定襄侯蕭祗相譚侯蕭退來降衍江北郡國皆內屬夏四月大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遇暴風溺水死甲辰詔以齊文襄王爲相國齊王綠綬綬讚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餘如故王固讓是月侯景殺蕭衍立子綱爲主五月齊文襄王帥衆自鄴赴潁州六月丙申克潁州擒寶炬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東道大行臺太原郡開國公王思政潁州刺史皇甫僧顯等及戰士一萬餘人男女數萬口齊文襄王遂如洛州秋七月齊文襄王至自南討請宥思政之罪八月辛卯詔立皇子長仁爲皇太子齊文襄王薨於第祕不發喪癸巳大赦天下內外百官並加二級甲午齊王如晉陽冬十月癸未以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坦爲太傅甲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十有二月甲辰吳郡

王蕭正表薨巴西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是歲蠕蠕地豆于室韋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辛酉帝爲齊文襄王舉哀於東堂丁卯詔贈齊文襄王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綬輜轅車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之禮謚曰文襄王戊辰詔齊王爲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契丹國並遣使朝貢二月甲申葬齊王讓王車駕祖於漳濱庚寅以尚書令高隆之爲太保三月庚申進齊郡王爵爲齊王夏四月乙巳蠕蠕遣使朝貢五月甲寅詔齊王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二十萬戶備九錫之禮以齊國太妃爲王太后王妃爲王后丙辰詔歸帝位於齊國卽日遜於

別宮齊天保元年五月己未封帝爲中山王邑一萬戶上書不稱
臣客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
公邑各一千戶奉絹三萬匹錢一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三千人水
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於中山國立魏宗廟二年十二月己酉中
山王殂時年二十八三年二月奉謚曰孝靜皇帝葬於漳西山崗
其後發之陵崩死者六十人帝好文學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
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齊
文襄王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
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文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
癡勢小差未帝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
伐從後呼帝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文襄嘗侍飲大舉觴曰臣
曰登宋
本諱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

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文襄使季
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啟文襄文襄使取一段帝
東百匹以與之曰亦一段耳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
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
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內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
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文襄文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
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
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文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
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見烹於
市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郎
趙彥琛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旭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
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

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
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帝曰將
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
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
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
遺簪弊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
在後宮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欷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
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
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肘之曰朕畏
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
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
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立宣行幸帝以帝自隨帝

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醜而崩

魏書卷十二

孝靜紀第一

二終

魏收書孝靜紀亡後人補以北史取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覽附益之

魏書卷十二

魏書卷十三

皇后列傳第一

漢因秦制帝之

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

稱夫人隨世增

似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定數焉魏晉相

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

成之前世崇儉實妃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為稱而章平思

昭穆惠湯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

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

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

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

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

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

魏書卷十三

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神元皇后竇氏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誠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頗漏泄帝聞之知其終不奉順乃先圖之於是伏勇士於宮中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驚走來赴因執而殺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和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
次妃蘭氏生二子長子曰藍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甯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于平文生昭成

帝平文崩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皇子后匿帝於袴中

懼人知呪山若祥未終者汝便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

成初欲定都河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

世遷徙爲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

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十八年崩葬

雲中金陵太祖卽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也初帝納元真妹爲妃未幾而崩元

真復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元真送於境上后至有寵生獻

明帝及秦明皇后性聰敏多知沈厚善決斷專理內事每事多從

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戒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茲猶終也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后即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太祖苻洛之內侮也后與太祖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與太祖避賊而南中路失轄后懼仰天而告曰國家亂豈止余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難後劉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允塗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飲顯使醉向晨故驚廐中羣馬顯使起視馬后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不使急追太祖得至賀蘭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夜奔

允塗家匿神車中三日允塗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深于忌太祖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深于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深于慙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返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時年四十六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謚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羣臣議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廟封后母孟爲漂陽君後崩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宗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太宗卽位追尊謚號配饗太廟自此後宮人爲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也興封西平長公主太宗以后禮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帝寵幸之出入居處禮秩如后焉是後猶欲正位而后謙讓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蠶綬而後加謚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及太宗卽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謚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世祖卽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后廟於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於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脩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大妣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先是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爲世祖保母

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卽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眞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減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太武皇后赫連氏赫連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恭宗神麿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謚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闊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選入東宮有寵真君
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卽位追尊號謚葬雲中金陵配饗
太廟

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大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
履順有劬勞保護之功高宗卽位尊爲保太后尋爲皇太后謁於
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
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
家樹碑頌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
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世
祖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
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

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惡叫自投火中左右救
之良久乃蘇顯祖卽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三
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
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顯祖因事誅之
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爲之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
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
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寡幼纂寶歷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
德正覺是憑諸驚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
后經始靈塔於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報德佛寺太后與高祖遊
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豈必遠附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
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

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總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纒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闍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蜓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祀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闈歲中而至王公王獻出入臥內數年便爲宰輔賞賚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冲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如錫賚不可勝數

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與馬每至褒美獻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寃之十四年崩於太和殿時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於太華殿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毀墓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塋於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鑿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

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揜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復廣爲六十步辜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盟器至於素帳縵茵窆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善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已下盡除卽吉設耐祭於太和殿公卿已下始親公事高祖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灑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后云爲帝所幸仍有娠時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相符同及生顯祖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託臨訣每一稱兄弟輒拊胸慟泣遂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宮顯祖卽位爲夫人生高祖皇興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叔父金閭起自閹官有寵於常太后官至尚書平涼公金閭兄勝爲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爲定州刺史未幾爲乙渾所誅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將爲儲貳太和七年後依舊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稟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謚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爲庶人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宮無主請正內位高祖從之后爲皇后高祖每遵典禮后及夫嬪以下接御一作接皆以次進車駕南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爲書慰以叙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故高祖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

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乃遣還家爲尼高祖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高祖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官雙三念壘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初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始以疾歸頗有失德之聞高祖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中常侍劇鵬諫而不從憤懼致死是時彭城公主宋

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娶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高祖高祖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家僮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高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高祖聞而駭愕未之全信而祕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知其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無所不至願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妖祠假言祈福專爲左道母常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高祖自豫州北幸鄴后慮還見治檢彌懷危怖驟令閹人託參起居皆賜之衣裳殷勤託寄勿使漏洩亦令雙蒙充行皆一作其信不然惟小黃門蘇興壽密陳委曲高祖問其本末敕以勿洩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六人迭相證舉具得情狀高祖以疾臥舍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

稍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母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啟高祖敕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柱之后猶不言高祖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辭不獲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高祖深自引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遂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廢良久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歔歔令入東房及入宮後帝命閹人有所問於后后罵曰天子婦親面對豈令汝傳也高祖怒敕后母常入與后宗常撻之百餘乃止高祖尋南伐后留

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高祖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若不早爲之所恐成漢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後禮庶掩馮門之大過高祖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舍椒而盡殯以後禮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內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齋高祖初乃舉室西歸遼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艷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勿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

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至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必將被帝命誕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宗之爲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宮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昭儀號謚曰文昭貴人高祖從之世宗踐阼追尊配饗后先塋城西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文妣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淪暉孤瑩弗祔先帝孝感

自喪遷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廢呂尊薄禮伸漢代又詔曰
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
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
文昭遷靈櫬於長陵兆西北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
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置蛇舊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世宗始親政事烈時爲須
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因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世宗乃迎
入爲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爲皇后謁于大廟后靜默寬容
性不妬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歿其後暴崩宮禁事祕莫能知悉而
世議歸咎于高夫人壅永泰陵謚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皇子後爲貴人生皇子早
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妬人希得進銜

及肅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
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恒置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
后出觀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后當禍是夜暴崩天
下寃之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初高祖幽后之寵也欲專
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高祖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妬防雖王者
亦不能免況士庶乎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嬪御有至帝崩不
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唯肅宗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
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
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
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諷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
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

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家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秋長矣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于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嬪皆莫得而撫視焉及肅宗踐阼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而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稱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肅宗冲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故式門下召禮官博士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旣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

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鍼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王公已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親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肅宗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允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退二百匹少者百餘匹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

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遷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王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義長秋卿劉騰等奉肅宗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義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肅宗朝太后於西林園讌文武侍臣飲至日夕義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害已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肅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肅宗向東北小閣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欲殺義不果自劉騰死義又寬怠太后與肅宗及高陽王雍爲計解義領

軍太后復臨朝太后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恣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時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太后自以行不修懼宗室所嫌於是內爲朋黨防蔽耳目肅宗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並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太后詐以爲男便大赦改元肅宗之崩事出倉卒時論咸言鄭儼徐紇之計於是朝野憤歎太后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卽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

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三歲天下愕然及武泰元年介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肅宗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出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肅宗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爲肅宗選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女但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旣入道遂居於瑤光寺

孝靜皇后高氏齊獻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嬙以爲皇后王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侍中司徒公孫騰司空公襄城王旭兼尚書令司州牧四河王棕兼大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詔致禮并備宮官侍衛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齊受禪降爲中山王妃後降于尚書左僕射楊遵彥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姪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鈞弋年稚于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我欲珠之舞不亦與斯高麗絲華其大夏亦以也
 其百茲平歲大半雖十必燕流河以百謝驛山道為常備十百也
 史曰曰故斯主自天及文昌新葉靈自發於天下天下不為之知
 曰大赫天不亦愛斯新燕中山王破新到十尚燕新到十尚燕
 請廷懸并州宮官尚燕以武證武武晉趙之丞研樂百百百百
 歌兼尚書令同地地四四王宗兼大常曜又宗五曜示集示集示集

魏書卷十四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 印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獨孤如賀蘭部招
 集舊戶得三百家與 弟建議勸賀訥推太祖為主及太祖登王位
 紇羅常翼衛左右又 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優賞及
 即帝位與弟建同日 賜爵為公卒
 子題少以雄武知名 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詔徇下諸郡撫慰
 新城皆安化樂業進 爵為王擊慕容麟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
 醫令陰光為視療不 盡術伏法
 子悉襲降爵為襄城 作公卒贈襄城王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 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太宗器之典出納
 詔命常執機要世祖 踐阼拜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及古

真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頗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真定侯卒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令時天下多事軌惟以深刻遇下死

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鄴宮創制以軌為營構使除徐州刺史

軌風望既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世祖時改

爵武陵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高宗

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子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

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從太祖平中原賜爵望都侯世祖以頽美

儀容進止可觀使迎

儀於蠕蠕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

刺史太祖之驚於柘肆也并州守將封竇真為逆素延斬之時太

祖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

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

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咸尚質儉而素延

奢侈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內侍勤幹有

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

崩乙渾專權隔絕內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士數百

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

子羣臣憂懼求見乙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

不接百官諸君何乙渾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為亂朝臣側目郁

復謀殺渾為渾所計顯祖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即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目辰與兄郁議欲殺渾事泄被誅目辰逃隱得免顯祖傳位有定策勲高祖即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目辰性亢直耿介不為朋黨朝臣咸懼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爵除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兇悖穆帝五年遣六脩為前鋒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焚燒輜重突圍道走縱騎追之殺傷甚眾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變赤及晉懷帝為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驛騶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

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召之不還穆帝怒率眾伐之帝軍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微行民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於外聞難率眾來赴攻六脩滅之

吉陽男比于太祖族弟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沒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義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比至之

間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衆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卽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

子斤失職懷怒構是君爲逆死於長安太祖時以孤勲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

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薨

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顯祖卽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樂真勲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

世宗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關西齊獻武王遣將討平之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

子瓌位柔玄鎮司馬

瓌子鷲字孔雀容兒魁壯腰帶十圍爲羽林隊仗副高祖未以征討有功賜爵晉陽男累遷領軍畿部都督武泰元年余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鷲與榮共登高冢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元顥之逼也鷲從駕北迎旣到河內欲入城鷲奏曰河內晝則閉門夜引駕入此之意趣難以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邁帝從之前至長子以余朱榮赴援除鷲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旣殺余朱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鷲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

鷲之謀孝靜初入為大司馬加侍中鷲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
每息直省闋雖暑月不解衣冠曾與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
力使酒陵侮一坐眾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鷲曰孔雀老武官何
因得王鷲即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眾皆失色鷲怡然如
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

子長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長性剛毅雖有吉慶

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長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

別賜長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

當為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

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為北守郎將帶河內

太守長以河橋船經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于常破壞乃為

船路遂廣疑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橋潤來往

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

史卒謚曰成長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朝門無禮昆季不

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

長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

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眾皆感悅境內

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

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目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為

知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

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余朱兆之入治也齊州城人
趙洛周遂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
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
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其爲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掬
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
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
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以頭叩牀
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
死於門下外省

子思字眾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
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
不應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中尉督司百察治書侍御

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
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
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
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
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
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
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
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王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
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
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
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卽遣移問事何所依
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

壞典謨兩人心欲白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
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
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傳傳皆云旣爲中丞百寮震悚以
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
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卽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
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
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適先朝曲遂豈是正
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羣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
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
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
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紙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
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慕仍爲元天穆所

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長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昵彭城
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騎擊將軍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

天穆性和厚美形兒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員外郎六鎮之亂
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介朱
榮見其法令齊整有將領氣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榮請天穆
爲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
六鎮蕩然無復蕃捍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爲榮腹心除
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後爲之繼援莊
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
葛榮詔天穆爲前軍都督率京師之衆以赴之榮擒葛榮天穆增

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脩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凌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劫掠村塢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爲稽榆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號之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獻武王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穆邑萬戶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渡會車駕於河內介

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介朱爵位隆極當時燻灼朝野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寵敬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情寄恃甚榮常以兄禮事之而介朱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畏憚天穆俯仰承迎天穆曾言世隆之失榮卽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曰武昭

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堅執銳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寵

遇彌篤卒

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射從世祖南討至瓜步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比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徒公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後謝老歸家顯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卒賜祕器

子烏真膂力絕人隨太祖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

子興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

史河間公謚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提弟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顯祖卽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丕帥元賀牛益得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高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敕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特加賞賜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讒毀者卽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不他元三人皆容兒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目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祇聳唯苟頹小爲短劣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

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讌之際
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
驕侮輕賤每見王叡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爲王叡造
宅故亦爲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使尚
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
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
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妃又特
賜丕金券高祖文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旱
儉欲聽饑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
若任其外出復慮姦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諸曹下大夫
以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
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宮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

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觀盛禮於臣實急不許後例降王爵封平
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
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
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
祇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
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何得辭也及高祖
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
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及高祖欲遷都臨
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
刺史穆羆進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
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揚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
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爲不可征伐之

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常出北方廐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熙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尚書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其如是所由擬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不昭達終不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懼不樂也不曰陛下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敕臣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下筮審定吉否然後可高祖謂丕曰徃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禧尚書李沖等皆欲請龜占移洛吉凶之事朕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

伊洛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非卜者所以決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朕旣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丕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卿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而退帝又將北巡不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啟就家拜授及車駕發代不留守詔曰中原始構須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徃來府省不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

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不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脩飾容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强責及罷降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疑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施丕又以熙薨於代都表求鑿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歧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冲又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疑遂與子超娶冲兒女卽伯尚妹也不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

父子大意不樂遷洛高祖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超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其始者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無於則問令丕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伏誅有司奏處孛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誅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高祖崩丕自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敕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持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

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

隆弟乙升超亦同誅

超弟儁邕並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從世祖有戰功

賜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遷右將軍卒

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

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

世祖得上馬是日微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齊固

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旣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

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

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

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

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

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

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爲主求

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助文德齊擊斬殺龍

擒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強

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

華車蓋駢論道劔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王普
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
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
其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
枝作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
恃勢恣搨所部里正志令王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
尉王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
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
世宗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
爲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肅宗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
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滅李崇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
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

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
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
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
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鑠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尚
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
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
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疎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畫太祖厚遇之賜爵文
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子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
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

獄訟太宗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堂軍國
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王將校外引赫連
屈丐屈督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陳潔墜馬胡執
送屈丐唯屈衆猶存太宗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
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
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

子磨渾少爲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
俊詐云太宗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
便縛帳下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勲賜爵長
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魏書卷十四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後卷魏收舊史亡者皆放此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後卷魏收舊史亡者皆放此

魏書卷十五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後卷魏收舊史亡者皆放此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戇安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
遣其行唐公苻次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
成時不勝一作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一作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
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
部授孤孤卒于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
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闕婆等雖長而國
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爲變欲先殺
汝是以頃日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遶汝廬舍伺便將發吾恐
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警備諸皇子挾仗徬徨廬
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蓋害諸皇子昭成亦暴

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眾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輓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

子六狀真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尅捷建國十年卒太祖卽位追贈秦王謚曰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

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王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柁楊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麟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祖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

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齊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稱衛王弓桓王稍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帝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謀爲亂伏武士伺太祖欲爲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怒發踰牆告狀太祖祕而怒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

逆臣伏

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

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

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死

坐以庶人禮儀十五子

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

動止有禮太祖愛之恩與諸

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

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几以

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世祖

殺其親嬖人後悔過脩謹拜

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

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

就諮焉薨謚曰簡

纂弟良性忠篤太宗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

良弟幹機晤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卽位拜內將軍都將入

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鷓飛鳴於上太

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鷓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鷓

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鷓都

將從世祖南巡進爵新蔡公高宗卽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
子禎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
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高
祖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
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晝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
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
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
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
慄又豫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
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地不過十人
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
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乃遣蠻

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 孫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
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
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 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
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
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
生誑誤若卽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
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禎
怒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薨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
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之 而私喜又 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
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

紹募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
薨謚曰熹

子裘襲

烈弟觚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儀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
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太祖絕之觚率左右數十騎殺其
衛將走歸爲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學業誦
讀經書數十萬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普麟
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太祖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麟柩斬
其尸收議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判殺之乃改
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小節太祖初有佐
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之其歸路由是有

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
陵渤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
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內侍頻歷顯官賜爵尚安公
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
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
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高宗卽位務從寬征
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羣臣議定皇子各素及司徒陸麗議曰古
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
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之懿
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信方正居官五

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事勿如此也卽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槩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劔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卽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彛引兼殿中郎高祖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高祖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爲郎於是黜彛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于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佞吳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尚書詔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義所以贈禮優越

昭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爲洛陽令及前廢帝卽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出帝卽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卽齊獻武王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懼出帝重其強正封臨緇縣子後從帝入關

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世宗詔令檢趙脩獄以脩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卒於涼州

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沈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與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綵二百匹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已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墻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

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譖世宗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寸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二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世宗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闕讒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

壽興弟益生少亡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德子惲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

子巖字子仲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疑要闕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疑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疑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

忠子暉字景襲少沈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尚書主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為給事黃門侍郎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時欲和合眾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使居北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勝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問言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詔故有

外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為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饑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

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
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
濫之刑且蹙爾徃還理不委恣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
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
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
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
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鷂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
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
忠良平慎者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
倫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
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
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達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

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於姦利之人致也平吳之
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
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
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占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
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
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
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入租調割人於己人困於下官
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
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
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
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劍鼓吹二十人羽林百

二十人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兒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太祖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爲朱提王

悅外和內狠太祖嘗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

爲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爲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雁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雁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太祖恕而不罪太宗卽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刀執而賜死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從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悅厚加禮賜崇龍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

督諸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

子建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建子琛位恒朔二州刺史

琛子翌尚書左僕射

虔兄顓性嚴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盧太守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于代顓爲郡時易于子萬言得寵於太祖易于恃其子輕忽於顓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顓墜牀而據顓坐顓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旣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于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太祖壯之萬言累以訴請乃詔顓輸贖顓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子輪世祖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劉義隆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輪曰今大風旣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烟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高宗卽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定公

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疎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太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太祖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從留宮自白登南入繁峙故城阻灑水爲固以寧人心太祖善之遷封爲王位司隸校尉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祇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

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太宗踐阼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鎮將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業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

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勲賜爵彭城公卒陪塋金陵

長子粟襲世祖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調表聞粟亮直善馭衆撫

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塋金陵

粟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

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爵陽豐侯顯祖卽位復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渾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子古辰襲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允暉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太祖愿駭人心沈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涂于涂于陰懷異端乃為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麟

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麟軍近眾乃少定太祖自營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麟因尅會期安同還太祖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困迫望旗奔走遂為衛辰殺之帝悉收其眾賀麟別帝歸於中山

道武皇帝

十一年夏五月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監

太子少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闕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兇狠險悖不遵教訓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太祖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義方責之遂與不協恒懼其爲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公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負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徃徃相

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已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外間變乃還潛於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闔宦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鬻割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卽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至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欽重太宗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太宗嘉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勤有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温明祕器禮物備焉熙有七子

長子他龍壽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

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儲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爲虎牢鎮都大將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爲中都大官拜侍中轉征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中二年薨年七十二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薨爲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禮賜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謚曰靖王他二子

世子吐万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襲祖爵薨謚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賄散蓄邊儲由是聲望有損河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入密信引世遵請以襄陽內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荊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遣荊州刺史伊弖生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爲別將率步騎二萬又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之以兵模乃濟而內應者謀泄爲蕭衍雍州刺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并燒殺數萬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

死十二三世遵及瓮生模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惠王

子敬先襲歷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王衣都統元顯入洛莊帝北巡敬先與叔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爲顯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子宣洪襲歷諫議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誅國除世遵弟均子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時復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性麤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稍遷尚

書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之勲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余未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啟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晉陽忻之內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赴後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屬樊子鵠據瑕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哲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刺史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太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晤戍王禹頗好內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余朱榮建義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鄆城

縣開國伯邑五百戶爲并州東面大都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爲土
民王惡氍起義殺之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吐萬弟鍾葵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史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州刺史法
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
然更滿還朝吏人詣闕訴乞肅宗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爲太中大
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議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
將軍相州刺史

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遵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遵弟慶智美容貌有儿案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
尉王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寧遠將軍司徒司馬掾
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
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其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
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下書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
曰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倚張所在強盛統內城戍悉已陷
沒近州之民亦皆擬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
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旣忝宗枝累辱不淺若
死爲鬼永曠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問行偷路奔告若
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比敕傳豎眼
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

拔彼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光祿大夫出
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
行臺高謨反於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啟大軍致討法僧攜諸子
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蕭衍

鍾葵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冥鎮將光祿卿出除平
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謚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比陵大延五年爲司空賜爵特猗公除安遠將軍懷荒鎮大
將卒

子天瑒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征拜後將軍尋降
公爲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

州刺史

子延伯襲卒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焉
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泰常
七年薨時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一塞北時
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
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
叛胡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
見寵待大安元年薨年四十七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端端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
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

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謚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沈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

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書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饑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旣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

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蕭衍角城戍王柴慶宗以城內附鑿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世宗詔鑿曰知推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潁川路衝要自昔經筭不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尅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勳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年四十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悼王

長子伯宗員外郎

次仲淵蘭陵太守並早卒

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和字善意鑿薨之後與鑿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肇奏和太和
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鑿鑿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官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正胤先朝詔終鑿身聽如其請鑿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和初以讓鑿而鑿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早終可聽和襲尋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焚襲齊受禪爵例降
鑿弟榮字兪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羽林監
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守

亮弟植字道明太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恭常元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詔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襲修爵改封略陽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沒入坐貪暴降爵爲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至於漠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恭常元年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塋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特皆歎異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

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緩導有方民夷悅之徙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匹臨鎮清慎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大夫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祕器絹千匹高祖總衰臨霄喪哀慟左右醮不舉樂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曰安王子纂襲

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出為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子伯和襲承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謚曰哀王

闕一板

統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

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王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麤元年薨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以南平王霄第二

子繼為根後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

撫冥鎮都大將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

玄鎮大將入為左衛將軍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

節平北將軍鎮撫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

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

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斬讐首一人自餘加以慰人後悔悟從役者卽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恒朔清之繼以高車優叛頻表請罪高祖優詔喻之世宗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饑餒爲家僮取民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伐蜀世宗以繼爲平東將軍領遏徐揚世宗崩班師及靈太后臨朝繼子義先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尋除侍中領軍將軍又除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及門下八座奏追論繼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之勲增邑一千五百戶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戶五百靈太后以子义姻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夫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枕養于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遊幸於外時令扶入居守禁內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空公侍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爲長者神龜末子义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蕃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义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啟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遣使敦勸乃受之時义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門生故吏遍

於省闈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
給酒膳供賓客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持禮秩與丞相高
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
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
侍中太師錄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師繼啟求還復江陽詔從
之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故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
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徵亦不得平心選舉憑義威
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義黜繼於家初余未榮之爲直寢
也數以名馬奉義義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
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華涇邠秦岐河梁益九州
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丞相雍州史王如故謚曰武烈
義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義世宗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義

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義妻封新平郡中義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卿義女天靈太后詔曰義長女年垂可贈鄉王尋遷侍中餘官如故加領軍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法義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義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義恐懌終爲已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靈太后時在嘉福末御前殿騰詐取主食中黃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騰以具奏肅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義於含章殿後欲

入徽章東閣又厲聲不聽憚曰汝欲反邪又曰元又不反正欲縛
反人又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憚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
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憚又無敢異者
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又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
夜中殺憚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
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
內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又爲名不果
見誅又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醮於西林園日暮
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又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
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旣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
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
又於千秋門外殿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
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
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初又之專政
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
得志之後便驕懷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
之寶充物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廩以靶覆之令人舉入禁內出
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趨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
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
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
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又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又
又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羣臣曰隔絕我母子不
聽我往來見問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絕人間修道於嵩
高閒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欲自下

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義肅宗內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瞋忿之言欲得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義又對義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義殊不為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義舉其親元法僧為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為言義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義而甚畏憚欲進言於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遊洛水雍邀請車駕遂幸雍第日宴肅宗及太后至雍內室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義之計後雍從肅宗朝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義何者義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衆虎視京四弟為都督總三齊之衆元義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義雖曰不反誰見其心而

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義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義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義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殊不慮有黜廢之理也後義出宿遂解其侍中且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為民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為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曰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危綴旒非譬元義險慝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上所傳皆云義狠心蠱毒藉權位而日滋含忍詭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事且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義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

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
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况乃
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
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
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
義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午馬殪踏桑柘焦枯
饑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瀝澗西北羌戎陸梁泗
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斫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
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寇屢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
魏祀無忽諸之非義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
劉騰元義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
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無

然未幾有人告義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
邑郭以驚動內外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令
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義兄弟爲內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
太后以妹婿之故未忍便決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義之罪具騰
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黃門徐紇趨前欲諫遂巡未敢羣臣固
執不已肅宗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義及弟爪並賜死於家
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義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冀
州刺史

義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義庶長子稚祕書郎中義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義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轉司徒主簿領管
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已謙退恂恂接物

遷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又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名之士
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
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入爲宗正卿
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旣懦怯孝靜初蕭衍遣
將圍逼羅以州降又死之後羅通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
計也

羅弟爽字景喆少而機警尤爲父所寵愛解褐祕書郎稍遷給事
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
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謚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蠻武定末光祿卿

爪字景邕給事中與兄义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
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遣豪據北
方甚有聲稱义權重以羅侯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
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此之
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天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爲時
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
位豈徒及也义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
祀不亦幸哉

魏書卷十七

明元六王列傳

第五

魏書卷十七
明元六王列傳
第五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

戾王不安定殤

永昌莊王健建

樂平王丕少有

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

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

平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丕幹為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

及古制

泰常七年封拜
當軍至略陽禁
而諸將議曰若
不有所掠則無
軍事諫曰今若
以爲然於是綏
之高麗不遣世
廣修農殖以饒
潔事以憂薨事
之薨及日者董
其高二十餘
道秀筮之曰大

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
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
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眾遠出
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不
諫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不
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
祖怒將討之不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
平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
潔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不
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
高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
言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

道秀若推六爻
爲善也夫如是
於本而從其末
安定王彌泰常
除

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
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
合爻之至不亦宜乎
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薨謚殤王無子國

樂安王範泰常
地非範莫可任
三司長安鎮都
百姓稱之時泰
之於是遂寬徭
薨長子良世
勇多知常參軍

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
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
大將高選才能以爲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
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
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
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
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

爲內都大官薨
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
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

有大功才藝比
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

至木根山討和
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

祖襲蠕蠕起涿
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

騎擊之矢不虛
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鎮漠北尋從平涼州

健功居多又討
秃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無疾

薨謚曰莊王
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閻若文謀爲不

子仁襲仁亦驍
軌發覺賜死國

建寧王崇泰常
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

子麗濟南王後
大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
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

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

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